

谈《简·爱》中的创伤记忆书写

张莹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简·爱》是一部描述人的内心生活的世界地图和经典文本。这部带有精神自白色彩的小说再现了一个孤女在寄人篱下、饱受精神苦难与折磨的成长过程中的累累伤痕。《简·爱》既是一部关于女主人的创伤记忆的书写, 同时也渗透着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对自身创伤经历及情感体验的再现与表白。

[关键词] 简·爱; 精神创伤; 创伤记忆; 夏洛蒂·勃朗特

[中图分类号] I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1-0107-03

从另一个帕米拉到追求尊严、自由和平等的中产阶级女性代言人,《简·爱》女主人的形象一次次在读者心中被演绎着。凯瑟琳·蒂洛森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写内心生活的小说,尤其是就本书的目的和效果两方面来说。爱弥儿·蒙泰居认为《简·爱》带有哥特小说的神秘与恐怖。事实上,正是一颗受伤心灵对其自身磨难的泣诉增加了这部小说的神秘与恐怖色彩。乔·亨·刘易斯在谈到《简·爱》这本书的魅力时指出:“它是心灵与心灵的交谈;它是一个来自苦斗的、备受苦难和折磨的精神自白: *suspiria de profundis*”^{[1][12]-12]}爱弥儿·蒙泰居也曾高度肯定了夏洛蒂·勃朗特擅长于自然地描写产生于精神恐怖的感受。虽然很多评论家肯定了夏洛蒂·勃朗特在刻画心理和精神恐怖方面的细腻文笔,但对夏洛蒂在《简·爱》中何以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女主人的创伤心理却并未触及。应该说作者的某些创伤性经历和她擅长描写产生于精神恐怖的感受是不无联系的。赫伯特·里德在研究夏洛蒂的创作思想时曾提及她的精神状况这一因素,但也并未在精神创伤层面做出阐释。夏洛蒂何以会对简·爱的创伤心理做如此精湛细腻地描写? 背负精神创伤的简·爱身上是否有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子?

布洛伊尔认为引起癔症病人症状的主要是情感经验的遗迹,这个经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或心理创伤。有创伤经验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理创伤。但当这种精神上的创伤因为某些主客观原因愈演愈烈时,便会成致病状态,即癔病或歇斯底里症。本文女主人公简·爱的精神创伤虽然没有到致病状态,但其在简·爱成长过程中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

简·爱的童年生活留给她更多的是关于痛苦与恐怖的记忆。如果说失去双亲是命运的不幸,那么在盖茨海德府的生活经历则是她精神不幸的根源。里德舅妈对简的抚养没有任何爱的成分。她对简又训又打,使简一见到她就有种恐惧感。而表哥约翰的欺侮更是让简“每根神经都怕他”^{[2]6}。除了贝茜偶尔的怜悯外,她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的成分。因此整个盖茨海德府对简来说是一个无情的空间。她每天精神紧张,对舅妈、表哥感到恐怖,对自身安全感更是感到无尽的焦虑。所有这些恐怖与焦虑奠定了她创伤经验的基调与色彩。弗洛伊德指出:“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情感经验如恐惧、焦虑或自身疼痛,都可能起到心理创伤的作用”^{[3]24}。而对简的心理创伤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她被舅妈关进红房子的经历。在红房间中,简说道:“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不怀疑也从没有怀疑过要是里德先生还在世,他一定会待我很好的”^{[2]16}。而舅舅的去世事实上相当于一个承诺爱她、保护她的人对她的抛弃。这时,简所有关于爱与被爱的渴望已成为一种与自我不相容的观念。生活中一切爱的成分均已丧失。可以说这个瞬间是创伤性的。夜色降临时,黑暗的环境和孤独感是红房子中简产生恐惧的重要原因。弗洛伊德认为“黑暗和孤独乃是儿童最早的恐惧情景,前者常终身不减……儿童的恐惧尚不只是后来的焦虑的歇斯底里症的所有恐惧的雏形,而且又是其直接前奏”^[4]。此时,简的惊恐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惊恐完全超出了九岁孩子的承受能力。“我脑子里装的尽是一些恐怖的东西,连神经也因为激动而绷得紧紧的……我觉得压抑和窒息,忍耐力崩溃了”^{[2]16}。同时整个过程中的这些惊恐因素对简的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这个身心充满恐怖与焦虑,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孩子对爱的渴望彻底被浇灭了。她自此以后不敢跨进客厅,因为它们都成了让她感到恐惧和

[收稿日期] 2009-11-08

[作者简介] 张莹(1983-),女,山东沾化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惊慌失措的地方。整个盖茨海德府对简来说成了恐惧的象征。她晚上睡觉会从惊恐中醒来,又会因惊恐而紧张。当医生来看她时她感到安全因为他是一个与盖茨海德府和里德太太全然无关的人。当她和医生说她生病的原因时她说道:“她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2] 27}。足见这次不公正的惩罚所产生的恐惧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可见简的心理创伤的起因并不是表哥对她的躯体伤害,而是恐惧的影响。在简看来舅妈的行为扯断了她的心弦,摧残了她的精神。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精神官能症,大约在根底上有一个赔偿问题。如果一个精神伤害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包括口头补偿,则“对这一事件的任何记忆是把它的情感保留下来了”^{[3] 25}。因为在盖茨海德府的所有人的眼里,简是一个爱说谎话的孩子,她的恐怖经历无人诉说,更没有人相信。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从他们那里得到对这次精神伤害的慰藉与补偿。正是由于简这一痛苦经历无人倾诉,因此伴随着这个经历而产生的情感便被压入潜意识而无法得到“渲泄”。而这次创伤经验则因为没有得到渲泄而带着几乎全部感情色彩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简离开盖茨海德府时,情感上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因此,简的心理创伤,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创伤的记忆,带着其所有的情感色彩被压抑在潜意识里。

二

带着所有关于创伤的记忆,简来到了被称为“屠杀女学堂”的罗伍德寄宿学校。她和坦普尔小姐说起自己的遭遇,“我永远忘不了红房子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因为当里得舅妈断然拒绝我发疯的求饶,再次把我关进那间闹鬼的房间时,记忆中那种揪心的痛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安慰的”^{[2] 100}。可见,简关于那次创伤经验的记忆犹如进入身体中的异物已不可能抹灭。从此以后,她开始慢慢适应洛伍德学校的生活,并逐渐感觉洛伍德有几分家的感觉。但她对爱的渴望仍未得到满足。哈利特·马丁诺认为这一时期“简的职责成为她所得不到的感情的补偿”^{[1] 164}。进入桑菲尔德庄园第一天晚上简写道,“我终于停泊在一个安全的港湾,那一夜我的床上没有荆棘,我孤寂的卧室里没有恐惧”^{[2] 100}。足见简对一个有爱没有伤痛的环境的渴望。随着她与罗切斯特先生之间感情的逐步发展,桑菲尔德庄园的恐怖因素也让她越来越感到焦虑。那些古怪凄惨的声音让她那颗焦虑的心紧张不已。而所有这些恐怖因素增加了简对自己眼前幸福和自身安全感的焦虑,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罗切斯特对她隐瞒了什么。尔后,她曾经一连做过七次恶梦,而梦中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小孩。“我几乎每晚一进入梦乡就会梦见一个小孩……这一夜是一个嚎啕大哭的孩子,下一夜又换成个哈哈大笑的;一会儿他紧紧依偎着我,一会儿他又从我身边跑开;然而不管这个幻想心情如何,长得怎样,一连七夜,只要我一进入梦乡,他就准来迎接我”^{[2] 323}。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谈及创伤性精神患者的梦的特征时指出强有力的创伤性经历在患者梦中具有反复出现的特点,“并使患者固着于它”^{[5] 243}。简虽不是癔症患者,但她的多次噩

梦表明她对自己目前安全感和幸福生活的担忧,而梦中那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不过是数年前红房子经历中那个被所有人抛弃的惊恐不已的自己。她无法和别人包括罗切斯特先生讲明自己的担忧,于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无法表达的愿望,便以梦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向潜意识的曲径。所有这些梦说明,简因缺乏自身安全感而在潜意识里产生了焦虑不安。她害怕再次被抛弃,过没有爱与关怀的生活,而这又是她童年创伤经验的源头。

而当她和罗切斯特先生的婚礼被中断时,简所有坏的梦想成为现实,这对简是一次新的精神创伤。她再一次被一个承诺过保护她爱她的人给抛弃了,她也再一次成为一个“流浪者、无家可归和被广阔世界所抛弃的人”^{[2] 498}。罗切斯特先生欺骗了她,她试图爱与被爱的梦想再一次被冷酷的现实浇灭。正像十年前在红房子中意识到舅舅对她的抛弃一样,她再一次被恐惧笼罩。“那个夜晚我没想过要睡,但我一躺在床上便睡着了。我在想象中回到了童年的情景:我梦见自己躺在盖茨海德房子里,夜是黑暗的,我的脑子里印着奇怪的恐惧,^{[2] 471-472}”。简说到自己当时的心境,“这颗心泣诉着自己张开的伤口、内心的流血、扯断的心弦”^{[2] 479}。而在十年前红房子事件经历过后她谈及舅妈的所作所为时也说过“扯断我的心弦”这句话。虽然在舅妈病逝前,简回到盖茨海德这个伤心地时觉得她那饱受冤屈而撕裂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事实上附着于创伤记忆的情感却继续存在于她的潜意识当中。在弗洛伊德看来“有精神创伤的人都‘固着’于过去某一点,他们不知道如何让摆脱和解放,一直和现在及将来都脱离关系”^{[6] 237}。因此,这次精神创伤的性质与简在盖茨海德府所经历的精神创伤的性质是一样的。简关于一个有爱有关怀的家的梦想再次破灭了,梦想过后是一颗受伤的心和对自身安全感没有尽头的恐怖与焦虑。

简在沼泽居意外收获了一个家。“我的家啊——我终于找到一个家”^{[2] 530}。但是一个形式上的家不足以抚慰简受伤的心灵。“最近我很容易感伤起来,一个具有腐蚀力量的恶魔盘踞在我的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源泉——这个恶魔就是焦虑不安。”^{[2] 591}因为悖于道德,简对罗切斯特先生的感情,这一与自我不相容的观念便被压入潜意识。而这正是简创伤记忆的所在,她想爱却不能爱。所以,当她听到一个声音在喊“简!简!简!”的时候,是这一观念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表现。简自己也承认它并非是什么超自然力量,而是“看来它在我心里”^{[2] 625}。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一致认为:“只有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某些意识的东西,症状才能消失”^{[5] 243}。最后,简毅然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回到罗切斯特先生身边,因而也就有了关于这部关于创伤记忆书写的最好结局。简受伤的心灵终于找到爱的药方。但这并不能代表简创伤记忆的消退或附着于它的情感的丧失。只能说明简与罗切斯特的婚姻对简的心理创伤是一种补偿,而关于创伤的记忆则再一次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

三

勃朗特兄妹自幼丧母,父亲是严厉的清教徒。他们都继承了母亲体弱多病的特征,再加上荒芜的约克郡的自然环境

的影响,使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们都有神经过敏的倾向。并认为虽然他们精神疾患的症状各不相同,却可以归咎于同一原因:“过早失去母亲的爱抚和保护,强忍父亲的严厉和冷漠,儿童时期形成的自卑感,以及因此而从幻觉中寻求补偿”^{[1] 276}。孤寂,生活中缺少爱与温暖是夏洛蒂很多作品的主题。在夏洛蒂早期一大批充满稚气的作品里,都有一个想象中的威灵顿公爵。对这样一种幻觉,阿德勒、荣格、弗洛伊德都做出过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哪种解释,赫伯特·里德认为:“自卑感和不完美感是隐藏在这种幻觉下的精神病征的基本特征”^{[1] 275}。而这主要源于在他们童年时期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生活中缺少爱的成分。缺少爱的童年生活是夏洛蒂与简·爱这一人物形象的相似处。不同点在于夏洛蒂的童年生活并没有创伤经验。她的创伤经验应该主要是基于她对她的比利时文学老师康士坦丁·埃热先生的痴情。尽管关于这段爱情学术界议论纷纷,但是通过发表在 1913 年泰晤士报上的四封夏洛蒂写给埃热的信可以断定夏洛蒂对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我曾经试图忘记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我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我找事情做,禁止自己享受谈到你的快乐——甚至对艾米莉都绝口不谈……我食无味,寝无眠,憔悴消损。”^[6] 那一时期她的精神压力是空前大的。一方面她不可能停止对埃热先生的爱与思念;另一方面她的角色和情感遭到来自社会、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公众舆论的质疑。这两种不相容的观念所产生的冲突导致她对自己情感拼命压抑。后来,她和埃热先生中断联系,竭力掩饰、甚至自欺欺人地否认这种感情的性质。根据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夏洛蒂这一时期试图把这种感情逐出意识和记忆之外,并把它压入潜意识。而正是这种对情感遗迹的拼命压抑导致她的病态心理。她在 1846 年给伍勒小姐的信中把自己的病称为疑病症,认为自己虽然只遭受一年的精神折磨,但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忧伤,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把她的生活变成

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恶梦。她那些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神经只要一被触及“即有万箭穿心之感。”^{[1] 6} 这就是赫伯特·里德笔下夏洛蒂生活中那场“严重的精神危机”。由此可见,对埃热先生的感情对夏洛蒂而言是一种创伤性经验。这也正符合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夏洛蒂总结的创作主旨:“我爱”,“我恨”,“我痛苦”。

很多评论家认为《简·爱》具有自传性质,在夏洛蒂那支燃烧的笔下不存在对真实事物的压制。爱弥儿·蒙泰居给《简·爱》冠以“夏洛蒂诗意的生平”这样一个副标题。这说明简是夏洛蒂的想象力和自身情感经验结合的杰作。夏洛蒂并非简·爱,简·爱也并非夏洛蒂。但从对简创伤性经验的细腻描写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某一时期的精神状况。《简·爱》既可视作是女主人公创伤记忆的书写,某种程度上也可看做是夏洛蒂对自身创伤经验被压抑情感的表达。而通过这种方式释放自己久被压抑的情感也是她使自己创伤心理恢复正常的重要途径。当然夏洛蒂的心理创伤对其小说创作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也是值得探究的。

[参考文献]

- [1] 杨静远. 勃朗特姐妹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2]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M]. 盛世教育西方著名编译委员会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 [3] 布洛伊尔,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 [C]. 车文博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
- [4]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 [C]. 车文博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67.
- [5]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 [C]. 罗生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 [6] 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勃朗特传 [M]. 张淑荣等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0.

Writing: The Traumatic Memory in Jane Eyre

ZHANG Y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Jane Eyre, as a classical novel, describes the inner life of the heroine thorough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fession, this novel presents us with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at this little orphan girl had experienced in her growth. Jane Eyre is not only a writing of Jane's traumatic experience, but also an expression of Charlotte Brontë's traumatic experience.

Key words Jane Eyre; psychological trauma; traumatic memory; Charlotte Brontë